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下卷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国家战略与城市规划
潘英丽 等 著

F831.2
28
:3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际金融中心

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下卷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
国家战略与城市规划
潘英丽 吴君 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 下卷, 中国国
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国家战略与城市规划/潘英丽等著.**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 - 7 - 5432 - 1736 - 2

**I. 国... II. 潘... III. 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中国
IV. F8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8433 号

责任编辑 钱 敏

美术编辑 路 静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项目资助出版

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 (下卷)

——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崛起:国家战略与城市规划

潘英丽 等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格致出版社
www.ewen.cc www.hibooks.cn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24层)



编辑部热线 021 - 63914988

市场部热线 021 - 63914081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8.5

插 页 9

字 数 854,000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32 - 1736 - 2/F · 260

定 价 148.00 元(全三册)

■ 上篇 战略背景 ■

第一章 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中心未来格局的影响与中国的金融强国机遇 003

- 第一节 金融危机的全球结构性原因和制度根源 003
- 第二节 全球金融危机的中长期影响:更为平衡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酝酿和发展 014
- 第三节 全球再平衡过程中中国的金融强国机遇 019

第二章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中国经济转型 029

- 第一节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初级阶段的基本宗旨: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029
- 第二节 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经济的成功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039
- 第三节 构建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048

■ 中篇 国家战略布局 ■

第三章 沪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优势互补的功能定位 061

- 第一节 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历史基础与现有条件 061
- 第二节 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优势互补的功能定位 080
- 第三节 上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协调政策与香港规划建设重点领域 097

第四章 中国地区性金融中心的甄选与布局 103

- 第一节 地区性金融中心甄选与布局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103

第二节	社会经济与金融基础条件的地区比较	108
第三节	地区性金融中心所在区域的甄选	117
第四节	地区性金融中心候选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分析	119
第五节	中国地区性金融中心的甄选结果	131

■ 下篇 城市规划 ■

第五章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推进领域 137

第一节	中国经济转型对金融服务的内在需求	137
第二节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推进领域	142
第三节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环境建设	157

参考文献 162

附录 166

上篇

战略背景

本篇的主要任务在于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有什么战略意义？中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如何？前者与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有关。后者则涉及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内部条件。本篇由两章构成。第一章主要探讨 2008 年美国金融危机与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之间关系、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未来变革和金融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与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内在关系等。第二章将探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本土资本市场发展的直接关系，阐述本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对人民币国际化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本章还将探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进而探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中心未来格局的影响与中国的金融强国机遇

本章从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全球结构性原因入手,探讨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为中国从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金融强国提供的历史性机遇,阐述国际金融中心对区域国际货币形成、对全球金融再平衡的基础性作用。

第一节 金融危机的全球结构性原因和制度根源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与国际机构的学者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智慧研究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避免再次危机所应采取的制度变革。由于危机以及危机后全球范围金融制度变革具有国家利益攸关的性质,囿于研究者的立场和方法论的差异,现有研究成果的侧重点和结论存在很大差异。表 1.1 将危机的原因归纳为微观、宏观和全球三类。其中全球经济不平衡虽为大家所认可,但关于不平衡根源的解释还是截然不同。关于亚洲高储蓄和中国领头的汇率操纵形成外汇储备过度积累,后者回流美国金融体系导致美国次债危机的“中国责任论”正成为西方主流观点。相比较,“金砖四国”对美元本位制问题的看法因缺乏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实证分析而缺乏底气,语焉不详,无法产生应有的影响和主导作用。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2002, 2006)则较为深入地认识到全球资本主义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内在缺陷,主张重构全球金融体系,让全球化的利益能更好地为发展中国家所分

享。但斯蒂格利茨仅代表美国和发达国家的少数派，而未能成为西方的主流。本节将从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入手阐述笔者关于全球金融危机来源于美元本位制的基本观点。

表 1.1 关于金融危机成因的现有观点归纳

微观结构层面的市场失灵	宏观管理缺陷	全球结构与制度问题
证券化及影子银行道德风险 衍生品过度开发和滥用 信用评级公司道德风险 金融机构内部激励机制缺陷 过度负债或杠杆率过高 市值会计准则 多重正反馈机制并存	过度宽松的货币或低利率政策 监管缺失： 场外衍生品 对冲基金 流动性风险 大而不倒定律 离岸中心监管规避	全球经济、金融不平衡，源于： 亚洲高储蓄与汇率操纵 (美国主流观点) 美元本位制(金砖四国等) 全球治理失当 (斯蒂格利茨等少数学者)
认识无分歧	达成基本共识	存在严重分歧

一、新型国际分工、全球经济不平衡和美元本位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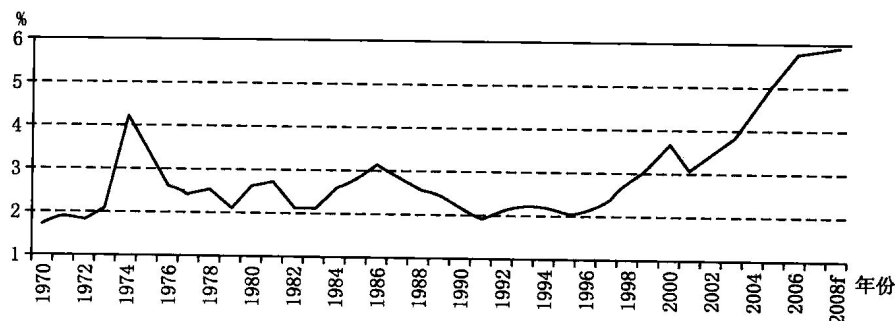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确立，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加速。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见表 1.2)。亚洲地区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高储蓄优势，承担了物质产品的加工制造；中东、北美和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凭借矿产和土地资源的优势，扮演着全球大宗商品的供给商；美国和英国则在市场经济制度软环境、高新技术以及金融和管理等创新型人才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从而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如研发、销售、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等生产者服务业和现代金融服务业)享有全球的寡头垄断地位。

表 1.2 全球(典型国家和地区)新型国际分工格局

国家和地区	资源禀赋优势	新型国际分工格局
亚洲地区	劳动力与资本	物质产品加工制造
中东、北美、俄罗斯	矿产、土地等资源	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供应
美英	市场软环境、金融等创新与管理人才	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

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下，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加剧，各国经常账户差额的绝对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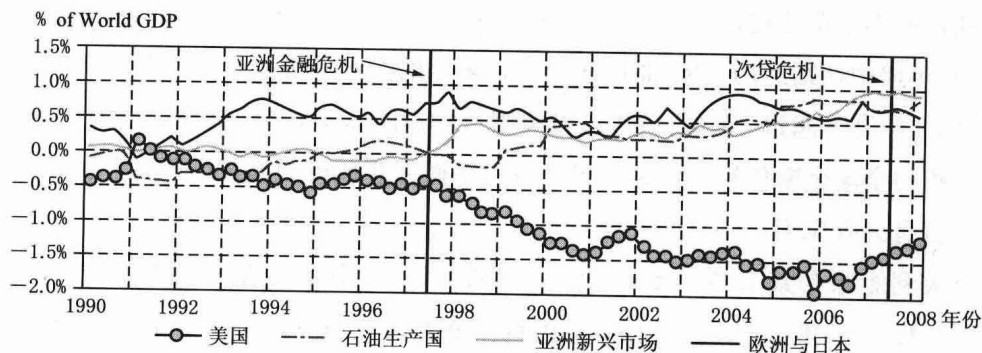
和占世界 GDP 的比例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2% 增加到 2007 年的 5.9% (见图 1.1)。主要的特点表现为,经常账户不平衡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大幅度增加,顺差和逆差向少数国家和地区集中。



注:图形表现的是各国经常账户差额的绝对值之和占世界 GDP 的比例。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2008。

图 1.1 世界经济的失衡

全球前五大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占全球贸易顺差和逆差的比重从 20 年前的 20% 扩大到危机前的 60%。图 1.2 反映了 1990 年以来部分国家和地区经常账户失衡占世界 GDP 的比例。本次金融危机前的 2006 年,OPEC 等石油出口国家、包括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亚洲国家以及日本和欧洲存在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达到世界 GDP 的 2%, 占世界经常账户总逆差额的 49%。



资料来源:R. J. Caballero, E. Farhi 和 P. O. Gurinchas(2008)。

图 1.2 国家和地区经常账户不平衡的分布:占全球 GDP 的比例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和日本是进口资源和出口制成品的国家,俄罗斯和 OPEC 成员国则出口资源,进口制成品。只有美国是既进口资源,又进口制成品的国家。美国是拥有三亿人口的大国,也是全球技术最为先进的国家,美国本可以通过民

用高新技术的对外转让和适度发展本国消费品制造业,实现贸易收支的平衡。但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本位制赋予了美元作为国际购买力的特权,而且美联储自主决定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规模而无须受到国际社会的约束,这就诱使美国政府的政策向更具全球战略意义的产业倾斜。美国通过政府采购促进军工产业及与军事相关的高科技产业发展,通过放松管制鼓励金融业扩张,同时通过补贴促进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生产。相比较,与本国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则处在不利的地位,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大规模向海外转移。这就导致产业结构的重大失衡,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经济“空心化”趋势。冷战的结束与多哈回合关于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破裂(背后是各国对开放农产品市场带来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无疑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地位不断恶化。^①

近年来,随着制造业的外移和金融经济的膨胀,美国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技术创新步入衰退期进一步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美联储通过低利率政策刺激货币信贷的急剧扩张^②,以支持家庭的负债消费、政府的军费开支和机构投资者的对外组合投资。后者在本土资产泡沫形成的背景下,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项下的对外投资将过剩美元注入世界经济体系,引起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并导致全球资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泡沫的膨胀。

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危机发生的原因。从图 1.1 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历史数据来看,自 1971 年 8 月 15 日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全球经常项目的不平衡超过世界 GDP 4% 后确实出现了全球性质的经济或金融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则经历了石油危机和此后多年的全球滞胀。21 世纪世界经济不平衡从 2004 年开始超过 4%,之后进入难以维持的危险状态,并最终酿成了发端于美国次债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世界经济不平衡并非危机的真正原因,因为世界经济不平衡自身另有原因。

意大利能源专家 L. Maugeri(2006)在研究 70 年代石油危机这段历史时指出,“1971 年末,石油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局面骤然改变……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因为确实缺乏石油,相反,这场危机可以说是某种由多个因素和事件引起的暴风骤雨的产物……美国总统尼克松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严重恶化了石油危机。尼克松总统在 1971 年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以矫正货币的高估。同时,他推行了一个

①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曾发生过 10 次经济制裁性质的粮食禁运,其中由美国发起的就达 8 次。

② 2003—2004 年美国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 1%,这是 47 年来的最低点。

涉及面很广的价格控制体系,妄图摆脱美国的另一个经济困境——恶性通货膨胀,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将大量的金钱投入越南战争而没有增加税收”。当然他也指出了阿以冲突作为这场能源危机导火索的作用。^①

麦金农与大野健一(1997)指出:人们有理由相信,资产泡沫实际上是世界金融不稳定的表象。1971—1973年、1977—1978年和1985—1987年,美元贬值导致了其后1至2年内全球流动性过剩。这说明当年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一种传导机制,假如中心国家(即美国)缺乏金融秩序,世界其他地区也会受到影响。在上述前两个时期内,世界经济遇到的是商品价格膨胀问题;而在第三个时期内,却出现资产价格膨胀(麦金农,大野健一,1997, p. 83)。

本次全球经济不平衡显然也有着起决定作用的美国因素。如果以全球经常账户不平衡的3%作为可维持的水平来测算,美国GDP占全世界的25%,那么其在全球经济不平衡中允许占有的比重应该是0.75%,而不是危机前的2%。美国对全球经常账户逆差有近50%的贡献,因而对世界经济不可维持的不平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国际收支恶化、美元出现市场信心问题时,美国政府无疑也希望调整失衡的经济结构,只是现有强势产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和金融业)的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甚至掌控(如小布什政府)常常使这种愿望落空。而且美国称得上“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②,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Kenneth Lieberthal(2009)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很难改变,改变它的政治代价很高。因此无论是20世纪越南战争期间与欧洲和日本的冲突,还是80、90年代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摩擦,美国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压力让贸易伙伴承担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责任,并迫使后者作出调整。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维持了近30年的贸易逆差,而不必对国内政策作出调整。

因此,无论从经常账户不平衡持续的时间来看,还是从其对全球经济不平衡接近50%的贡献来看,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并非金融危机的原因,而是美国向世界经济过度注入过剩美元,在全球范围内获取资源、产品和战略性盈利性资产的表现形式。不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不平衡与不受限制的美元本位制存在着

① 毛杰里:《石油!石油》,格致出版社,2008年,第98—99页。

② 美国人口仅占全球5%,但美国消费的能源占全球的25%。国际能源署《2007年世界能源统计与供求差额》披露的数据表明,2005年美国居民在交通这一项上的能源需求就占全国能源总需求的41.4%,相比较,工业和农业生产的能源需求不到28%。

内在的必然联系,作为对全球经济不平衡强制性调整的金融危机,显然根源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霸权地位。

二、全球金融不平衡与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

美国政府和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把美国次债危机的发生归咎于贸易顺差国家过度积累的外汇储备,后者回流美国金融体系导致美国金融机构信贷的过度扩张和泡沫的膨胀与破灭。

布什卸任前的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总统强调的是经济学家都赞同的一个因素:导致房地产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廉价资金流入美国,以至于不存在对资金充裕的贷款人以危险方式向美国人推销贷款的自然约束。流入美国的这种资金数额是空前的。因为它是空前的,所以,对决策者来说,它造成的状况展现了空前的问题。”^①

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卸任前更是在国际媒体上宣称金融危机是中国的高储蓄造成的,此后的解释则坚持全球不平衡这一原因。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地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Sebastian Mallaby(2008)指出“中国将人民币汇率保持于低位,致使亚洲其他出口国也纷纷压低汇价。汇率操纵大战使这些国家敛集了巨额贸易顺差,收益回流至国际金融体系中,令信贷泡沫持续膨胀,破灭后酿成今天的灾难。”^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 F. Allen(2009)的观点在美国经济学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美国次贷问题只是危机的征兆而不是起因,主要原因是市场存在泡沫。而市场泡沫则是由于各国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和全球失衡造成的。全球失衡则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IMF 政策使得亚洲各国政府努力积累外汇储备所造成的。^③

上述观点陈述的只是表面现象,其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们没有讨论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自何方。就如张维迎回应克鲁格曼“盈余国家似乎是

① 引自 Eswar Prasad(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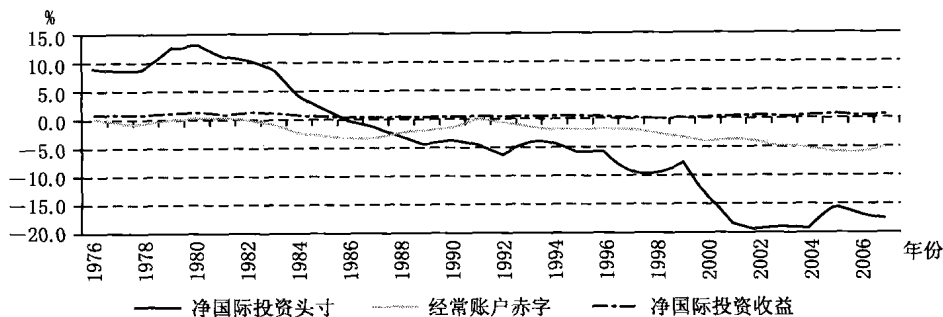
② 参见《华尔街日报》2008 年 10 月 30 日。

③ F. Allen 2009 年 1 月 6 日在《第一财经》、上海交通大学及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举办的上海新年论坛上,提出上述观点。

麻烦的制造者”的观点时所说的,“中国人本身不印美元,中国借给美国的钱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如果不是美元本位制和美国金融体系制造美元这种国际货币的能力未受到限制和遏制,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积累起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其次,美国对冲基金等机构投资者主导的私人短期资本对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资产组合投资和货币套利在全球货币创造和资产泡沫膨胀中的巨大乘数效应被“善意忽视”或故意掩饰。

我们认为,跨世纪的近30年,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和财富的积累、技术创新的衰减以及人口老龄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对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国民经济的“食利性”正在不断加深,社会经济活动更多地向财富的增值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倾斜。美国通过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倡导或推行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打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大门;再通过并购、参股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股市、债市、不动产市场和关键性战略产业,既分享新兴市场经济体高成长成果,又实施对东道国关键产业的战略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持续的、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注入世界经济的过剩美元,在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顺差国国内资产泡沫的同时,又以外汇储备形式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由美国金融机构主导的各种机构投资者又以资产组合投资形式将大规模金融资本投入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资产市场。在这个循环中,贸易顺差国家得到的是美国国债日益走低的利息收入,而贸易逆差的美英国家则从对新兴市场经济的投资中分享了当地经济高成长的成果,投资获得高额回报。图1.3给出了美国1976年以来的经常账户赤字、国际投资净头寸和国际投资净收益占GDP比率的趋势线。曲线表明,美国自1986年以来净的国际投资头寸是负的,美国对外净负债规模持续扩大,2002—2004年接近其GDP20%;但是其对外投资净收益却是正的,2002年以来占



资料来源:转引自张明(2009)。

图 1.3 美国对外净负债与正的对外投资净收益(占 GDP 比率)

GDP 比例出现上升。^①也就是说，美国的海外净负债可以给它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的利息支出。后者由海外投资收益率大于美国对外负债利率、由海外资产价格上涨与东道国货币升值带来的增值收益来解释。

贸易顺差国家将贸易盈余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的行为，作为维护美元稳定的基础，是美国政府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予以推动的。以上金融资本国际循环的方式也给美国带来了通过金融全球化获取财富增值利益的“过度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②。

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基础上全球范围已形成了一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贸易顺差国由于普遍实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将本国企业的贸易盈余转变成了官方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资本市场；美英在贸易逆差、大规模输入资本的同时，又通过各类机构投资者对高成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资产组合投资。这些流入的短期金融资本很大一部分又变成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再回流到美国的金融市场。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周期下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和全球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等原因，全球实体经济的盈利机会下降；又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信用基础缺失和社会政治态势的不稳定等体制性缺陷，国际资本流动日益呈现出证券化组合投资趋势和追求短期暴利的投机特征。^③这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格局已产生三个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影响：一是随着短期金融资本大规模的国际流动，出现财富从低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的趋势，国家间的贫富差异由此扩大而不是缩小；二是两类资本在两类国家间的流动急剧地放大着金融投资的杠杆效应，制造着全球范围的资产泡沫和虚假繁荣；三是短期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与关键货币间国际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之间的相互推动已成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巨大不稳定因素，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大幅度动荡和资产泡沫的催生和破灭。

MIT、哈佛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R. J. Caballero, E. Farhi 和 P. O. Gurinchas(2008)则将金融危机归罪为全球健全的、兼具流动性的金融资产供应不足，

① 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外汇储备已从 1998 年的 1.6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6.7 万亿美元，增加了 419%，其中美元储备从 1 万亿左右增加到 4.288 亿美元(按 64% 的权重计算)。这在宏观的实体经济层面表明，如果不考虑未来本金的偿还，美国不仅零成本获得了 3 万亿美元的资源、产品和企业产权，而且还得到了额外的补贴。图 1.3 被美国学者用于说明美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可维持的，但是此图反映的国际经济关系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② 由 Gourinchas 和 Rey(2005)提出，指美国的海外净负债给它带来净收益而不是净利息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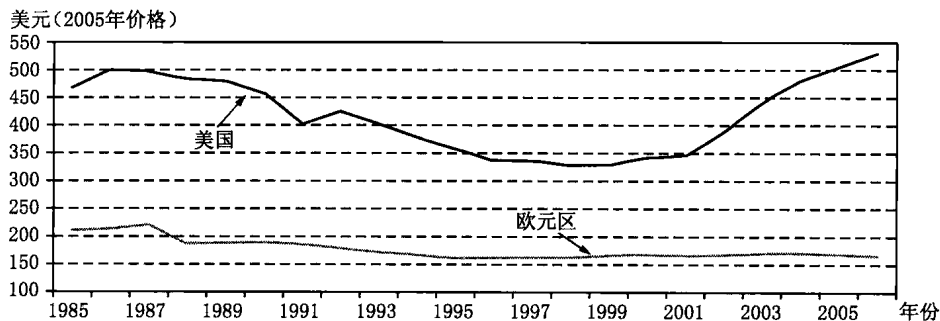
③ 美国政府债券非居民持有的比例从 1976 年的 15.4% 上升到 2006 年的 43.5%，美国对外证券组合投资资产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存量的比例从 1986 年的 39% 增加到 2006 年的 204%。数据来源于 IMF 的《国际金融统计》。

即发展中国家缺乏健全的金融市场,从而产生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导致后者出现泡沫与崩溃。

Caballero 等人实际上提出了全球金融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特别是健全的兼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发展不足,而美国的金融市场则出现了过度膨胀。笔者以为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虽然与发展中国家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过度依赖有关,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过度依赖美元,或美元霸权的过度强盛与美国经济基础由强转弱(美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已从 2002 年的 32% 下降到危机前的 25%)的内在矛盾是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如果世界上近 200 个国家中三分之二国家的中央银行和投资者都将美国金融资产作为他们财富持有的重要形式,将他们积累起来的储蓄大规模堆到美国金融市场上,而美国金融市场的成长性则因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或技术创新的衰减而处于停滞不前或衰退的状态,那么泡沫的加速形成和破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国际安全责任与美元本位制的联系

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无疑是本次金融危机的催化剂。美国次债危机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元危机有着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两次危机分别发生在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后的第 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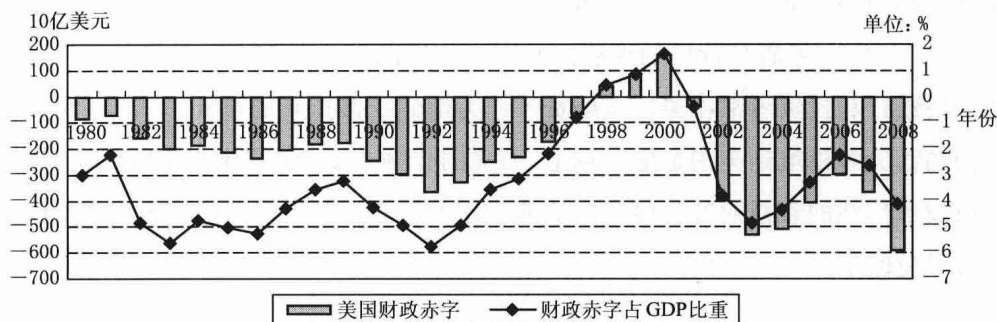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Posen, Adams S., (2008)。

图 1.4 美国与欧元区的军费开支:1985—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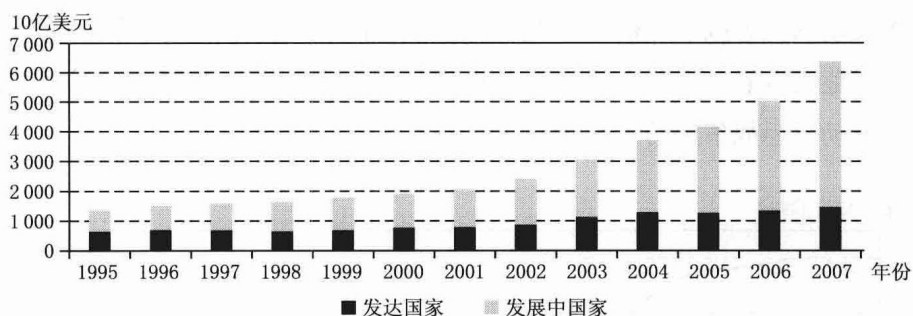
图 1.4 表明反恐战争已使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从 1998 年的 3 300 多亿美元上升到 2006 年的 5 300 亿美元。图 1.5 显示,伴随着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美国政府财政

赤字占 GDP 的比例从 2001 年的 0.5% 左右增加到 2006 年的 6%。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从 2001 年的 3.8% 上升到 2008 年的 6.15%。斯蒂格利茨估算伊拉克战争的长期费用为 3 万亿美元,超过 GDP 的 20%。^①图 1.6 显示,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从 2001 年的 2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6.4 万亿美元。这一时期新增外汇储备 4.4 万亿美元。其中美元储备占 2/3,约为 2.9 万亿美元。与美国在这段时间的军费开支极为接近。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ctober 2008,其中 2008 年为预测值。

图 1.5 1980—2008 美国财政赤字及其占美国 GDP 比重



资料来源:IMF, 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COFER)。

图 1.6 全球外汇储备的增长与分布

欧洲政治评论家 Ian Williams 2009 年 6 月 12 日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2008 年美国军费支出高达 6 070 亿美元(实际支出更可能高于 6 700 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这可能是“基地组织”的最大胜利,基地组织通过煽动美国国会的偏执狂发动战争,令美国经济崩溃、政府破产、美元的国际地位丧失。

^① 转引自 Johnson, Simon(2009)。